

XIAOGUI
LUZHI SHENG

小鬼 鲁智胜

秦文君文集

此书是深受当代中小學生广泛欢迎的长篇小说，并且
获得由小读者投票产生的“好作品奖”，“五个一工程”奖，被
评论家誉为“近年来难得的稀罕上品之一”“其文学魅力和
艺术感染力在读者群中影响深远和长久”。

同心出版社



XIAOGUI LUZHISHENG

初二生鲁智胜，在班长选举的活动中受不住
老爸的鼓动，而不惜牺牲同学友谊，演出一场好
戏，开始其“头把交椅”生涯。其间的苦乐实为同年
人的真实写照。

ISBN 7-80593-446-0



9 787805 934464 >

ISBN7-80593-446-0/G·276

定价：12.80 元

小鬼鲁智胜

秦文君 著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鬼鲁智胜/(中) 秦文君著

(秦文君文集)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1.5

ISBN 7-80593-446-0

I. 中… II. 小…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H1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78 号

小鬼鲁智胜

作 者:秦文君

责任编辑:刘向云

装帧设计:蒋 琼 王 晶

版式设计:黑眼镜工作室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100734)

印 刷:天津市蓟县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

字 数:17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80593-446-0/G·276

本册定价:12.80 元 总定价:39.60 元

鲁智胜自叙之一

我姓鲁，老爸给我起名叫智胜，意思是让我事事胜券在握。当然，老爸也未免太那个了点，谁能做常胜将军呢？而且，他按那种标准来对待我，对我的要求不下一百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见多识广。其实，本人知晓的天下的事还算少吗：海湾战争、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年收入、日本奥姆真理教受审，我都能倒背如流，熟悉程度不亚于那些目击者。至于家里的一些大事，如金银首饰藏在哪个抽屉里，老爸并不怎么爱妈妈，我都一清二楚。就连老爸的隐私也未能瞒过我的耳目：比如他的初恋情人姓方，小方，可惜方字上面没加草字头。否则，叫小芳，就被唱进歌里去了。也不知这个小方是否也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然而，老爸说的见多识广，是指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说这方面我一无所有，得处处听他的指挥。我不想听，可他非得让我听，这也许是做儿子的一大悲剧。

— 父子热线

升初二的头一早上，老爸就狠劲拍鲁智胜的肩，他下手太重了点，像是拍冤家一样，还哇啦哇啦说：“小鬼，初二生活的转机开始了。你得记住这个号码：95188484。”

鲁智胜不敢怠慢，火速把数字译成汉语：救我要拨不死不死，这样容易记忆。他看着一脸郑重的老爸，暗想，这没准是个银行密码，里面存着百万英镑。否则，老爸何苦说什么“生活的转机开始了”呢，他一出生就已经开始有转机；只是从没轰轰烈烈地从天而降一笔大财！

“那是我的手机号码。”爸说，“在学校遇上什么重要的事，随时打热线来。”

一个电话号码就弄出这么大的排场！鲁智胜笑老爸，也笑自己太会相人非非，幸亏泡汤的只是幻想，并没真的损失什么，所以也无需恼怒。

老爸确实有个手机，也不知哪路杂牌军生产的，响声很怪，霍霍地拖着长音，像是蟋蟀在唱咏叹调。老爸爱把手机挂在腰间，只要手机一响，他就一把将那家伙握在手中，动作敏捷得使人想起战斗英雄拔手榴弹。爸的手机号码一般不公开，除非顶头上司和一些大客户，反正都是重要人物。

“听见了，小鲁！”爸再三叮嘱，“我等你的电话！”

可是，一连几日，没发生值得打电话禀告的重要事情，风平浪静，只有一个小波澜：他写黑板通知大家交月票款，结果把月票两个字写得太紧密，成了“膘”，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坐在鲁智胜前排的女生庄静，笑咪咪地问鲁智胜：“你是故意的吧？”

其实过奖了，鲁智胜怎么可能挖空心思：肉膘的膘，肥肥的，恶心兮兮。不过，庄静扬起眉毛带点惊讶的神情很有趣，像是巴不得他是个捣蛋坯。他顺手推舟地说：“雕虫小技罢了。”

没料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竟让他的同桌林武翔听见了。林武翔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老老实实，死心塌地的，他酷爱足球，每篇作文都是不由自主地写到足球：甲 A 赛花絮、申花队范志毅进了多少个球，仿佛是给《足球报》投稿。而班里其他的事他一般不插嘴，可有可无似的，以前他跟鲁智胜若即若离，从不多罗嗦。

“多无聊，亏你想得出！”林武翔突然气呼呼地冒出一句，“你写‘膘’，是不是全班就你肉膘多！”

鲁智胜勃然大怒，脱口而出，骂了句粗话。坦率地说，是句级别较高的粗话。

林武翔翻着眼，愣愣的。他是少见多怪！难道男人圈里盛行的这种粗话是第一遭听到？当然，鲁智胜为了过瘾骂这样的话真是罪该万死，但他觉得不过是随口说出，并无恶意，而林武翔总在琢磨那句不雅的粗话，反倒让那骂人的粗话起到作用了。

后来上数学课，鲁智胜乜了怒发冲冠的同桌一眼，开口问他借三角尺。

小鬼鲁智胜……小鬼鲁智胜……

“不借,我们已经绝交了!”林武翔神情恶狠狠的。

鲁智胜只能自给自足,伸手把林武翔的三角尺拿过来用,说:“绝交?我不恩准!”

林武翔像秀才遇上兵,支着肩胛冷眼看过来,冷不防地去夺回三角尺。鲁智胜笑笑,把自己的三角尺拿出来亮相,说:“只是考验一下贵同桌的诚意。”

“无聊坯!”林武翔气急,叫出声来。

数学严老师,严字当头,她正滔滔不绝地说着数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此时倏地转过身来,说:“林武翔同学,你真觉得上数学课很无聊?”

这类事若是禀报给爸爸,岂不自找没趣?所以鲁智胜一直没机会拨打那个号码里有许多“不死”的热线电话。

周五,班里总算冒出件大事:原班长陈应达提出辞职。

陈应达是个高才生,老师的宠儿,全校的骄傲。据说,陈应达的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八小时,已经跟马克思的作息表相当接近了。这一学期,那大才子又参加电脑进修班,忙得马不停蹄。陈应达提出辞职,大家都说OK,此人看来前途无量,至少能冲出亚洲。这样的天才,谁要是反对他,以后准成为《陈应达传》里面的丑角。

班委会决定发动大家踊跃自荐参加竞选,到时以得票数确定新班长。

午休时,鲁智胜让贾里陪着去传达室打热线电话,拨那个“救我拨不死不死”,不料总是忙音,也不知老爸和哪个混蛋在煲饶舌的电话粥。

“贾里,你不妨打电话咨询一下你老爸。”鲁智胜说,“问他我们是否应该参加竞选。”

贾里摇摇头，只顾吹着口肖抬头看天上的云。鲁智胜先发制人，顾自拨通了贾里家的电话。

“喂，请问您找谁？”贾里的老爸比贾里有教养，用了个“您”，鲁智胜听得喷出笑来。

贾里忙把听筒夺过去，他一定是怕鲁智胜胡说八道，乱开玩笑。贾里恭恭敬敬地向他的家长回复班里的那件事，问：“爸，您看我是否要参加竞选？”

直到电话打完，贾里才垂头丧气地说，老爸反问他参加竞选的出发点是什么？听起来就像首长考察干部似的。

贾里的老爸是个作家，那种职业就是成天关在家里写写抄抄，皱着眉头去想人生是怎么回事。反正，他说出的话都有些职业怪癖：什么叫参加竞选的出发点？问得人心里发毛，反倒像藏了些不可告人的私货。他对外人这么转弯抹角倒也算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竟也咬文嚼字，这公平吗？

鲁智胜赌气再给老爸拨，这下拨通了。老爸一听禀报，火烧眉毛似的叫：“这是个机遇，儿子，机不可失，马上报名参加竞选！还有谁报名？有那个贾里吗？”

看看，老爸就是那样爱憎分明，那才像爱子如命的一级慈父！

“你老爸怎么说？”贾里问，“我听他提到我的名字了！”

“他让伟大的鲁智胜立即找王小明报名！”鲁智胜加油添醋地说，“还说你老爸爱钻牛角尖。”

贾里岂肯示弱：“他说渺小的鲁智胜靠边，应该让伟大的贾里竞选。”

鲁智胜揪住贾里的袖管：“放学去找我爸对质怎么样？？”

“不想有这荣幸！”贾里很吃瘪，快快地说，“你老爸看来

小鬼鲁智胜……小鬼鲁智胜……

是个官迷，太急吼吼了，报名竞选的限期有三天呢。”

爸是有点官迷心窍，不过，他一向是那种说干就干，心直口快的人物。他长得人高马大。两道浓眉，鼻子大大的，鼻孔里还伸出鼻毛，他的笑声更是像绿林好汉那么豪迈。还有他的两只大手，简直可以号称“蟹钳”，只要他稍加用力，与他握手的人立刻就龇牙咧嘴，风度全无。鲁智胜很欣赏老爸这点。

下一节课间时，鲁智胜走到女班委王小明桌边，只见王小明和另一个女生张飞飞搂着肩手拉着手在议论什么无痛穿耳。老天，好端端的耳垂打个洞岂不太残酷了？鲁智胜用手拍拍桌子：“喂，有人报名参加竞选。”

王小明忙坐正身子，带着点管事的小干部的官腔说：“欢迎报名！请问鲁智胜同学，你是替自己报名还是代贾里报名？”

好扫兴，她就确定天下只有贾里是优秀分子，也不想想这样问成何体统！外面都在谣传王小明一天至少对贾里笑三笑，而且是像唐伯虎点秋香那种笑。可王小明却不在乎，开口闭口还是贾里长、贾里短，忠心耿耿。她这种精神，令很多男生发了呆，也许有点肃然起敬。

“写上本人的大名。”鲁智胜毫不含糊，“鲁迅的鲁，智慧的智，胜利的利。”

王小明有些发愣，张飞飞倒吓唬一声笑了，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鲁智胜好幽默！”

这话中话，多多益善。鲁智胜也笑将起来：“我念小学时，大家都封我是笑话老大哥。”

“还老大哥呢！”张飞飞搂过王小明的肩，俊俏的下巴支

在那儿，说，“快说说你的生日几月份？”

“九月二十八。”鲁智胜得意地说，“比一般的同学要大半年多！叫我声老大哥也不冤枉。”

张飞飞“呀”地叫了一声，双眸真真切切地盯住鲁智胜，“我的生日恰巧比你大三天。我得叫你弟弟！”

她的目光有些逼人，又像是在细看他，不知这种眼光是否就是书上形容的“火辣辣”，鲁智胜无从考证。不过，鲁智胜眼睛不斗鸡，嘴巴也不歪，经得起任何人的考察。

王小明在笔记本上记下鲁智胜的大名，她也打量鲁智胜，但眼睛似乎白多黑少，一眼一眼地扫射过来，直通通的，像是存心挑刺找茬儿。

“弟弟！”张飞飞嫣然一笑，“姐姐预祝你顺利当选。”

鲁智胜只能默认下来，他总没蠢到把祝福他的人挡回去的地步。而且，她的微笑流满好意，叫弟弟时叫得很嗲，听上去有几分像“爹爹”，特精彩。

贾里在那儿怪怪地干咳，那个喜欢兴风作浪的家伙！

鲁智胜家弄堂口的那家面馆是鲁家父子经常光顾的地方。

那家馆子叫美食斋，店名起得像模像样，像是什么佳肴荟萃的地方。其实，菜点既不美，环境没有斋的雅致，只是进食填饱肚子的地方，如果店主诚实些的话，最恰当的店名应该是大众食堂。

妈妈远在外地扒分赚钱，爸爸又是个懒得愿做伙头军的人，所以鲁智胜父子一周至少光顾美食斋三次。他们去了也不付现金，记着帐，赊一阵总付。所以每次鲁智胜一抹嘴巴离开时，都有些惭愧，像是在老板娘的名下吃白食。

小鬼鲁智胜……小鬼鲁智胜……

这个周六，老爸又把鲁智胜领到那儿，点了四道菜，两碗汤面，外加黄酒和汽水。

那四道菜是这个店的老四样，基本上带点面浇头的性质：炒肉丝、炸猪排、熏鱼、炒荤酱，都是大鱼大肉，油水很足。老板娘拿来两只空碗，为父子两人启开瓶盖，还在他们耳边说：“多吃点啊！”好像真是她在做东请客似的。

“小鬼！”爸说，“一共几个同学报名参加竞选？”

“三个。”鲁智胜说，“我，贾里，还有张潇洒，就是长相奶好，头上涂摩丝的那个！”

“是那个新转来的，面包房老板的儿子？”爸熟门熟路地问着，一边给儿子倒了碗汽水，给自己斟满黄酒，“儿子，干！”

这一对身坯壮实的父子很豪迈地双手端起碗碰了碰，然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邻桌的人都扭头看过来，鲁智胜想，一定是他们的举止有几分像武松的气概，只不过是当代的罢了。

“要抓住机遇，小鬼！”老爸脸上红红的发亮，“你们的竞选程序中是否有候选人宣读施政纲领？”

老爸把事情说大了，什么施政纲领，选举程序，听起来像是供国家元首操心的事。

“没什么复杂，也就是投票前，每个候选人讲一讲‘假如我当班长’。”鲁智胜说。

“我说的是那个！”老爸说，“这太重要了。”

老爸在这方面有发言权，他原来在美声乐器厂做供销科长，就是靠竞选当选为一厂之长。只是爷爷当年起名时缺少远见，老爸的名字差了点，鲁小民，有点像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其实，改一个字就行：鲁伟民，这名字虽然通俗多见，但伟

大的民众，气派还在那儿摆着的。

老板娘过来送汤面，突然俯身对老爸说：“那天我去外滩看灯，碰到了小方。”

老爸斜乜了鲁智胜一眼，用无所谓的口吻说：“听说她老公去美国了。”

“离婚了。”老板娘像鲁迅小说中的圆规，把双手搭在胯部，“她老公在外边有女人了。”

老爸“哦”了一声，没再作声，低下头只顾拼命地稀里呼噜吸面条，仿佛饿了三天三夜。老板娘站在边上察言观色，试图接着搭讪。她以为鲁智胜只是一道摆投，实际上，鲁智胜早就知道，她提到的那个小方是老爸的旧情人。

鲁智胜不声不响，拎起桌上的小醋瓶不管不顾地往面碗里倒。动作像泼水。然后，他把空醋瓶往老板娘面前一推，说：“请你去添点，我还要。”

老板娘讪讪而去，添完醋也懒得回来，只是让帮工来放醋瓶。也许她认为鲁智胜太可恶，想着眼不见为净。

老爸却眼睁睁地盯住那碗飘着醋的浓烈而呛鼻味的汤面，手指笃笃地在桌上敲击着，他一点不知鲁智胜斩断小方那条线索的深谋远虑，以为他的儿子在搞恶作剧。

为了免遭训斥，鲁智胜不得不做喝醋大王，硬挤出笑容，把那碗酸得一塌糊涂的面汤咕嘟咕嘟地喝得干干净净。然后，还美美地伸出舌头在碗中舔了一圈。

老爸看不懂，伸长着脖子，表情分外丰富，这倒使鲁智胜暗自得意了一阵：老爸以万事皆知自称，难得傻冒一次。

日子一天天过去，鲁智胜日日中午都到传达室给老爸拨热线电话，只因那是爸布置的作业。他说有关选举的事，哪怕

小鬼鲁智胜……小鬼鲁智胜……

是蛛丝马迹，也得向他通风报信，而且还言明打电话的事要瞒过贾里。关于禀报竞选的反应这并不难，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满教室都是，比如张飞飞想组织竞选啦啦队；王小明出墙报时把贾里画在上面，只是画得太瘦，手还搭在眉上，就像齐天大圣孙悟空！即使没什么像样的新闻，鲁智胜顺口编几句也容易，只是，外出打电话要瞒过好友贾里那简直太困难。每次，鲁智胜都是谎称要上 WC，才得脱身。

“你的生物钟很奇怪。”贾里皱着眉头，“中午十二点半准时上茅坑。”

有一次，贾里听女生们谈看手相，评论什么生命线，爱情线，于是就火烧火燎地直闯 WC，想给鲁智胜算算命中会遭受几次暗杀。他在那儿找不到鲁智胜就兜起圈子，待他兜起到传达室时，正巧鲁智胜对老爸说：“对，听说贾里的施政纲领写得不错，他是作家的儿子。”

贾里停住了，一只脚在门坎里，一只脚在门坎外，说：“明白了，你每天中午和老爸交流上 WC 的经验！”

鲁智胜无地自容，真像是做了密探被人缉拿归案，更何况，他和贾里本是一对千年难遇的好友，现在让爸这么一弄，倒成了两个对手，这种微妙的关系令人既难堪又难过。

贾里撇下鲁智胜扬长而去。

“我想退出竞选。”鲁智胜拖长着声音怨怨地对老爸说，爸那头立马吼了一声，急不可待，简直像狮子里面的吼声。

鲁智胜紧随爸的吼声，牢骚满腹地补充说：“可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不会答应。”

当晚，老爸就递给鲁智胜一篇现成的施政纲领，标题是《我为何竞选班长》。怪事，他竟能写得头头是道。那文章有十

多张，很可能有一万字，万言书，其中一个开头就两大张，结尾那一段就更厉害。欲罢不能地列了许多排比句，意思都有些循环。

“来，念念看！”老爸说，“最好念出感情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告诉大家，鲁智胜有信心赢得这样的机会！”

鲁智胜结结巴巴地念起来：“在我十四年零十一个月的生，生涯中，参加竞选班长还是大姑娘，大姑娘坐轿第一，第一遭。我热忱，热忱期望大家投，投来庄严的一票，并，并且期望大家能给，能够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

怎么搞的，念这种文章应该雄心勃勃的，而这些句子念在嘴里却很气馁，有乞讨选票的嫌疑。鲁智胜刹住车，刚想对爸爸发表几句不同政见，不料，却发现爸爸正仰脸大睡。

“喂，喂！喂，喂！”鲁智胜轻声呼叫，感觉上很像是校长在训话前调试麦克风。

“做人，就是……争取机会。”爸合着眼嘟哝着。

老爸在说梦话都那么意味深长，富有哲理，佩服佩服。可是鲁智胜不打算与他交流梦话，他把那长篇大论放在爸的枕头边，爸还睡意朦胧地哼了一声。

“哈，它有催眠作用。”鲁智胜反而高兴起来，“此君昏昏欲睡也。”

鲁智胜坐在爸的大转椅，给贾里拨电话，诉苦说：“贾里，我不会写施政纲领，我爸提供了一个，实在太长，估计光稿纸就有半斤左右。”

“世界真奇妙。”贾里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念来听听，我实在太好奇了。”

鲁智胜背了几句，贾里就笑，说像念经，最好宣读时合上

小鬼鲁智胜……小鬼鲁智胜……

眼,再敲几下木鱼。

“你老爸有些走火入魔了。”贾里说。

鲁智胜嘿嘿地笑,笑罢就说:“关于怎么施政,文章里有几句话,大海捞针,这种文章念出去,隔靴搔痒,人家以为是演小品。”

贾里很文气,把自己的施政纲领快念了一遍说:“可以参考,别抄袭!”

“知我者,贾里。”鲁智胜心里一阵热,“让老爸那长篇大论见鬼去!”

话音刚落,鲁智胜就感觉头上挨了个栗暴。头一回,只见老爸站在那儿,龙颜大怒,吓得他吐吐舌头,咔嚓一声挂断电话。

“你记着!”老爸严厉地说,“你的施政纲领可以重新写,但那种请求大家给你一次机会的态度一定要明确,那叫诚恳,懂不懂?只有大家抬举,你才能把事做成。”

老爸社会经验丰富,老奸巨猾的样子,而且他这个人生指导员还不收费用。鲁智胜只能点点头,侧过身子想溜之大吉。

“还有,走路别摇摇晃晃的。”爸一脸正色说,“一看就像是心中没底,压不住阵!对了,那些讽刺性的词‘昏昏欲睡’‘隔靴搔痒’是你顺口说出来的?”

哇,鲁智胜中了计:老爸没准是装睡,欲擒先纵。记得老爸以前提起过古代兵法里的这些诈敌的手段,没料到会在此地小试身手。鲁智胜忙讨饶地说:“我,我收回行不行?立刻收回!”

“免了免了。”爸说,“看来你的语文有长进,但眼力太差,

人心是杆秤，可你那心里怎么一笔糊涂帐！那几张稿纸不过一两重，五十克光景，这点眼力都没有，以后凭什么混饭吃？”

听听，说什么混饭吃，江湖味儿太浓了！鲁智胜不服气，事后，他憋着火，真将那些稿纸放到电子秤上试一试，不料，恰巧是一两，分毫不差，爸真是火眼金睛。不过等到他也做了老资格的人物，什么都老谋深算，他还会想到吹着口哨，抬头看看天边的云彩吗？

竞选那天，放学后鲁智胜闷心回家，耷拉着脑袋。

走上楼梯就见爸在走廊上抽烟，满地都是烟屁股。老爸在抽烟方面是自学成才，现在已修炼到很高造诣，任何烟丝，他一闻就知道那是什么档次，产地是哪个国家，还有一大套理论，如果把那些论点集起来，水平至少赶上博士论文！

老爸扔了烟蒂，迎过来，心急火燎地问：“儿子，说说选举结果。”

鲁智胜用脚尖把地上的烟屁股划到一起，说：“免谈这事吧，没劲透顶。”

老爸眼里闪过几许失望，满脸是阴云，他抱着手肘凶巴巴地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叫你照我说的办，可你！你为什么不多学乖一点！”

鲁智胜面无表情，用肩摔开门，顾自走进家门，拧开一瓶雪碧，一阵大喝，喝罢就坐在沙发上“呃，呃”地打饱嗝。

“干吗呆呆的！”老爸走过来扳鲁智胜的肩，“这点事就想不开了？”

鲁智胜暗自好笑，他刚打了几个嗝，正等着下雨的嗝能一吐为快，这时表情当然专注。不过，既然爸如些理解，不妨做做大：鲁智胜索性目光发滞，咧嘴笑时带点花痴的痴笑。